

書名 爭春園全傳四十八回 光緒十五年重刊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90
編號 D8664500

卷二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4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9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爭春園全傳四十八回](#) [光緒十五年重刊](#)

爭春園全傳

第一回

昇平橋義俠贈劍

恬說漢朝有一世宦洛陽縣人姓郝名鸞字跨風他父在日曾做鎮屏將軍母親誥命夫人不料父母双亡又無兄妹這郝鸞生來面如重棗两道濃眉身長七尺有餘有寬背濶勇力過人又無詩詞歌賦件件皆精生平性格超凡將父母所留百万家資專那來天下豪傑而且揮金如土扶危落困不上九年家業水傾房屋遭天火而焚家人奴僕各自散去只有一个老家人相隨思想是房屋無有良木豈有世相好捐資郝鸞不肯受人分欠只与住在祠堂之中每日演習武藝而已光陰迅速不尙一年有節時至隆冬大雪紛上適有朋友情至城中飲酒賞雪至晚出城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古 量小非君子

讓入非我弱

云 無毒不丈夫

守己任他煩

第四回

松林內仙長指路

話說石敢當別了米斌儀領了車人一路在糾七打奔前來。到孫家門口說到地位。此處是孫家了。你們進去捉住孫佩。自有重賞。此時孫家大門打前不曾提防。石敢當就進大門。吩咐道。恐孫佩逃出去。把大門关了。車人依言。且說郝奮。鮑岡。孫佩三人飲酒。各自安歇。一宵到了天明。梳洗已畢。忽見家人忙上。跑到面前叫聲。大爺不好了。禍事到來。米府多人打來了。郝奮道。那個米府家人。回道。就是昨日的活。猶未了。石敢當在堦前。大家叫孫佩狗頭。躲

在那里孙佩嚇了一跳那鮑固因昨晚用酒多了未醒听得家人
说米家打來忙站起来心头火起也不前言向前來一把將石敢
当抓住大喝這狗头可認得太菱谷石敢当不防他在孙家一把
將他提起方知昨日在爭春園黑漢子哀求道小的門多有得罪
已後再不敢打孙家了鮑固道你狗头叫石敢当石敢当道這
是別人叫我的鮑固道巷口立石头刻太山石敢当你叫石敢当
你這狗头是个堅的便把石敢当头朝下向石墩上一撞那時石
敢当花紅溜出一命嗚呼那性打手見石敢当死在地下叫道不
好了打死人了一擁上前要捉鮑固內中一个家人米與有点本
力湏定鮑固打來鮑固閃過一边以脚踢來米與氣又絕了車人
道又打死了还不那他到官分头高孙佩却查見鮑固打死二人

正欲上前幫助又見車人打來便把孙佩遮在背後双拳挡任車
人人多难挡况這班人都會打的內中有一个家人眼快便閃在一
边去捉孙佩家人救时被米家人抓住往後門去了却害了孙佩
不能脱身私道後去救孙佩先帮鮑固打散那班家人奮力打去
打得七零八落欲往外跑門又关了实打不過車人前後門跑出
鮑固趕來又踢死几个四下里瓜吊孙佩不表却說米家人將孙
佩夾到府中喊到不好了打死了多少人了米公子見把孙佩搶
來便問道死那一个車人道孙佩將昨日两个凶徒留在家下石
相公被黑漢提起脚撞死了米與又被他踢死了小人見事不好
將孙佩搶來活犹未了這班被打之人一上跑回罷了打死了米
公子一看只見車人皆受大傷京道如何這班狠打此時鮑成仁

听得石敢当已被打死暗说老包我等相士你自送死非我不曾
去起身出房米公子见成仁出说石敢当被人打死包成仁见
卑人少了一半问石玉带多人去米旺道五十八名包成仁点数
只二十二名共打死三十六人米公子道孙佩家藏凶人且吊起
打他一番出气卑人正欲动手成仁说不可孙佩不曾打伤人就
好打归今他家匿凶人打死三十六人理该送官治罪若私下打
他到官之时他就有话说米公子道有礼即写了名帖使家丁送
帛样符县去不多时来了四名公差把孙佩代往县去了米公子
赏了差役又有石敢当妻子听得丈夫被人打死写了状子亦到
县前那三十五家主子俱到县前不表又说鲍固却鸾在内寻了
一公不见有孙家的人后门走一家来说被米家挟去了脚窝所



了说孙兄弟被他抢了我今你去我昌七得兄弟一全避难二不
离了孙家只听街坊人说孙相公家藏两个大漠打死了米府多
少人适才四个公差把孙相公锁在县内去了又有人说孙相公
是个忠厚人受米家气不返请两个大漠防身不料打死了人定
要抵命我们去看的说走的走却鸾二人听了心中也苦也随
卑人到县前鲍固想做不怕法法之事动手要抢孙佩却鸾见他
怒身上拍他一下兄弟我们出去望七二人竟到寓所收拾行李
我若奇了牲口恐怕孙兄弟轻我便南店家说这牲口叔寄宝店
另日谢你所喂料料此数情你又兑了房十反干市店家普了行
少一人悄悄出城去了不表再说风公次日清晨叫家人拿名帖
去请鲍固却鸾同孙佩正在打点忽有孙家家人报道今早米家

又使石敢当带数十人，打到我家庄，波米家抢送官去了。风公听了大吃一惊，叫家人那良里招呼不表，又说郝鸾二人立了城市，约有三十余里，见一松林，二人走进坐下，鲍固到大哥你，我如今打死米家人，你且逃走，却把孙兄弟抵命，心内何忍要商议救他才好。郝鸾道：孙家兄弟原请我二人防身，谁想反遭祸，若说救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必须高访努力，好汉方可救得。我和你去别处访英玄，前来自收他，能一人商议了取路前行，走了十余里，到一座黑松林，只鼠四外，无人一带，都是松林，二人又歇下，忽来了一位道人，上前说道：公子还认得贫道否？郝鸾下细一观，认得是在家赠剑之人，惟南道人见礼，道人又南鲍固见礼，向壮士何名？鲍固道：姓鲍名固，顺天不氏道人。向公子到南封府可曾访

得英玄否？郝鸾尚未有人，遂府离家到南封府游玩，遇风公孙佩米家抢风小胆打报不平，遇鲍兄弟相助，今早鲍兄弟与我打了米家，入松林佩送宜洋，细说明此时，我们想寻高人相望，老师指示司马傲道，先前也曾说此时正在危急，指着鲍固道：此位乃当世英玄，可以赠他宝剑一口，又在袖内取出束帖二张，付与郝鸾道：你二人可以帖内行事，贫道暂且告别，后会可期，及然而去。郝鸾打束帖看时，上写四句道：

诗 我今指你迷途路 离了南封往浙行

曰 口天便是安身处 舟中巧口异奇人

郝鸾看完束帖，说到司马傲先生出口成文，他叫我离了南封，付浙而行，口天便是安身处，想我母旧姓吴名鸾，住在杭州，曾做



城兵之職我今欲投母旧处不知弟投何处鮑固道先前那先生亦有束帖一帖贈我代弟折開一觀便知只一看了有分教又做一番驚天動地之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假响馬勇劫小姐

情說司馬傲先生贈了二人束帖郝奮先自看過鮑固也將他自已束帖展開上寫本月十六日可在湖廣道上救風小姐之難又可有候鮑固看完不知其意郝奮道這是高人指點心有應驗郝奮見鮑固莫有盤費便打開行李取出白銀十兩衣服兩套寶劍一口名撻展劍說道這是良子十兩衣服兩套寶劍一口送與弟好在路上防身事成之後兄弟可在吳縣登府中來我我鮑固

道小弟初會大哥又忝在教下怎得收大哥的禮物郝奮道貧兒說那里話此是司馬傲先生指赤愚兄鮑固只得收了把劍佩在腰間將行李捲好二人洒泪而別再說開封府祥符與知縣姓孫名炎科甲出身為官不清人都叫他孫剥皮今日見了這些人命狀子並米斌似拜謁立刻俵答人役忤作來孫家相驗那保甲四鄰視在孫家伺候不一時知縣到了下轎上所坐下問道某城知何有許多人命便叫忤作一上念傷忤作跪稟道石玉失碎而死三十五人皆是足尖踢傷喪命又吏填了尸單知縣便叫孫家七人買三十六口棺木收殮貼了封皮知縣回衙見是人命重案不敢停留隨即升堂差人扣个孫佩尸主四鄰坊保人等跪了一堂知縣先叫石玉妻子問供這石敢當的妻子姓何生得允分美色



時常由米公子有公。當今日是。斃成仁。交成了。供便哀。七。哭道。求大老谷作主。替小婦人丈夫伸冤。孫知縣道。你是石玉妻。平你丈夫乎。日做何事業。今日被孫佩打死。何氏哭道。小婦人丈夫平日陪米大谷。要孫佩恨小婦人丈夫。陪他請了兩個大漢。將我丈夫執至家中。米府軍大叔見孫家將丈夫。挽去隨後。趣去獲佑。被黑漢將丈夫。碎死紅面大漢。又將米府大叔打死。求太谷伸冤。速那凶手抵命。說完又哭。知縣又叫四鄰上來。問道。孫佩家。匿凶手。早晚出人。諒你們知道。軍人回道。小的們做生理。早去晚回。並未看見。知縣就孫佩叫上來。孫佩見堂上跪的軍人。內無郝。驚。斃。同心。甲暗裏。縱三十六人。死命。只我一人。抵命。知縣喝問道。小七年。紀。匪外。野。棍。打死米府人。這兩個凶手。躲在那。里。度。實。招。來。免。受。大。

刑孫佩哭道。小的七香不結。匪類在家。攻。我。昨日。隨了。岳父。在。爭。春。園。吃。酒。不料。米公子。領了。打手。打小的。翁塔。不想。園內。撞出。兩個。大漢。打。報。不平。打。散。軍人。救了。翁塔。小的。感。他。之。恩。請。到。家。謝。他。不。想。石。敢。當。領。軍人。打。到。小的。家。下。那。兩個。大漢。見。軍人。打。來。彼此。亂。打。不。防。坏人。他。二人。惧。王。法。走了。小的。不。曾。問。姓。名。小。人。情。願。償。老。谷。作。主。知。縣。大。怒。豈。有。人。在。家。過。了。一。夜。不。知。姓。名。之。禮。情。願。償。命。其中。必有。旤。情。不。打。不。招。左右。由。我。夾。起。兩。邊。一。聲。答。道。孫佩。早已。嚇。得。魂。不。着。體。兩。邊。不由。分。說。將。孫佩。鞋。襪。拉。下。夾。先。來。孫佩。昏。死。在。地。半。晌。方。醒。說。道。小的。實。在。不。知。那。兩。人。姓。名。小的。情。願。抵。賞。求。太。谷。伸。思。知。縣。說。道。任。你。不。招。本。縣。三。拷。六。尚。左。右。由。我。鼓。孫佩。任。他。敲。打。抵。死。不。招。知。縣。見。不。招。想。他。不。能。

受刑若再拷問倘有踈虐反為不美不若叫他招了供申洋上司
看上司如何駁發便向孫佩你果然不知凶手的姓名孫佩道小
的實不知姓名知縣命將孫佩上了刑具收監出了洋父訪拿凶
手又向卑人說道孫佩熬刑不肯招兩個凶手姓名本與另自差
人緝凶手爾等且自回去各安生理毋得妄動軍命大道小人
們怎敢妄為知縣打点退堂卑人各散孫知縣同師爺商議申洋
人忽見家人茂米府來說道要捉凶身封鎖孫家門聲知縣因見
米斌儀的父親堂上宰相即命差人將封皮去蓋了孫家七人各
帶物件四散卑說風公看人去禁行賄獄卒並不噉噉孫佩風公
此的由夫人小姐說了風夫人聞知大哭小姐苦在心中風公商
夫人商儀說我年近六十止生一女想言个乘有佳婿選中了孫

佩不意有這等風波若不救孫佩女兒終身無靠若要救他我年
老勢孤事在兩難如何是好天人道你我年紀共有一百多步只
望箇仗女婿那知道有此大變相公須進京叩聞方可救孫佩一
則他夫歸曰二則你我有崇風公道說得有禮怎奈路遠非一
日可到况米斌儀屢行凶加我不在家必來噉噉我那里放心
必須憐你母女二人寄在別处方才可去夫人道想得極是那里
去好風公想了一会有了有了你二叔前日看人看我不免將你
母女送到湖廣兄弟家住下元來風公有一个胞弟是秀才因風
公在京做官家內被米斌儀纏不過搬往湖廣廩明投他岳父姓
子仲安身却时常往來所以風公今日想道他兄弟身上如在
家中一心救他女婿那什路途遙遠夫人小姐聞言心中大喜風



公取曆擇本月十三日吉日起身叫了凡人得力家的叔拾行李
催備騾馬又着家人到監中加令孫佩送些良子兩宗子使用那
些家人忙忙收拾行李早有人吹到米斌仗耳內就與鮑成仁商
議我為風小姐帶許多心才把孫佩問成死罪今聞老風怪十
三日帶家眷往湖廣投他兄弟風林我想他行湖廣去把一個山
七小姐竟脫了套包成仁兩言上前道喜米公子道喜甚何來鮑
成仁道此是門下待口若是老風在家居住小姐難得與大谷完
烟如今帶了家眷遠出小姐必在其內此乃天助大谷良孫吹
灰之力米公子見他悅得有禮問道你有何計可以到手包成仁
說計有一空大谷打个响馬大兒才得到手米公子道幸相公子
如何去做強盜包成仁笑道大谷差了不是叫公子做强盜若是

真強盜莫說大谷不做我們亦不做不過倚大盜之名方能劫風
小姐米公子道怎樣法色成仁道大谷領了家丁辦做响馬出
向封府去城百余里有一地名叫上道下道就是庫村七中共有
百十家人風公必到那里歇宿代他起身裁他去路劫了小姐由
人谷完烟有谁知道米公子尚言拍手大笑好什好計老風矢等
齊了家丁打手三十三名米公子同鮑成仁帶了器費兵器到了
十三日預先起身任在蒲村着人打探風公消息不表且說風公
到了十三日拜了祖先家中托老成夢家料理拉良夫人小姐上
轎三四房婦女一羣轎梢上的出了城門上湖廣大路而行一路
行來天色已晚到了蘭村地方那掌鞭對風公道天色不待若遇
此處前面沒有宿店尽是山林了風公道我恨不得一時就到了

今夜有月色在此打尖今晚放个夜掌鞭道夜放不得路上恐有歹人风公笑道我又不是任端安府不怕打劫掌鞭不敢違逆只得赶遇蒲村用了酒反喂了牲口还了反身又上大路而行米家丁打听明白报道方才老风在村用反要放夜走包成仁道真天賜烟绿米斌仪便叫家人会了房丰离了蒲村到無人之处俱用顏色塗面白巾纏头手执兵盟风公奇的騾子走得慢米公子骑快马走得快离了蒲村四十多里早已赶到包成仁又向探信的家入说到乘騾骑是风小姐小人看见跟随归女俱在店门外下轿只有两顶良顶轿在庄内方下包成仁到那錫顶轿定是夫人小姐吩咐家丁打王忍定錫顶轿当时否成孝一马当先度风公右手跑去俊慧马时面照來早被掌馬鞭密破大叫道不子了

盜來了正是

將离馬尾黃猫客

又遇夜門吊客星

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真英女冲散强人

话说风公在蒲村打過了尖放夜走四十余里忽一匹馬冲過復來掌鞭說不好了响馬來了风公問道怎麼就知掌鞭說方才一匹馬右冲過去左冲轉來這是响馬暗号活犹未了左道又是一匹冲過去了风公看見心內大驚就叫家人把夫人小姐擡擡在当中只听放一板响擁出許多响馬风公見了响馬心中暗想不免上前哀求主意已定縱馬向前叫道列位大王在上我风竹不

是客商也不是在滿賧宥只因避禍没有多資求大王開恩放我
過去鉄头和尚姚期上前喝道官你避患只要賣那牛風公道不
可几兩良子几件衣服大王若要老漢奉上姚期道連你身上都
要剝下方才放你風公說大王差矣自古打九不傷其命求大王
開恩包成仁向依公子說大王不必在此可引几个家人搶小姐
米公子依言引了四名打手茫石首來此時約有二更皓月当空
那風公家人埋怨老谷不听好言一心放夜果投遇响馬小姐听
見風公尚燈盜说话放心不下挑起橋門看被米公子在月光之
下見中間錫頂橋現出一个白面佳人頭米公子便叫五个家人
止中間那橋抬五个家人打馬徑中一冲風公家人却被冲散松
山崖焚吟跳下馬來把風小姐一把拉出來向米公子馬前一遲

焚吟上馬全米公子一吝加鞭去了風公还点响馬说话忽听有
人喊宝贝到手你等还不快去等待何时尚成仁听了此言亦跑
去了不上时响馬散了風公暗喜道响馬被我片言竟自去了忽

去所得归女各声哭來風公吃了一驚心中响馬之計必由我答
活他将東西劫去只怪片兩良子也太在我心上只求合家團圓
到夫人橋前听得夫人啼哭風公道夫人不必啼哭可是响馬將
衣服良子劫去夫人道女兒被燈盜劫去了風公听了此言問道
女兒怎樣不劫去衣服良子哭道適才谷响馬说话有五匹
馬冲道橋前竟把小姐劫去風公听了此言痴了那响馬去後
家人方敢出來說小人本事不佳不能救獲風公因小姐不見心
岩刁割並不回言一个七目瞪口呆只見松林内跳出一个人手

執短棍頭帶毡帽身穿短七青衣脚下皮靴腰掛一口宝劍茂林內跳出口內叫道好混賬失其重托你道這人是谁乃是鮑岡前日與郝鸞分別又有司馬先生点路今日在蒲村飲酒吃完就在街上耍更深人松林中和衣女樹睡此時方醒跑出松林只見大路一堆人喧嘩鮑岡提短棍大叫道我來也風公見有喊叫來又向家人道响馬去短路又來鮑岡道你們可是風老谷家眷內中有那大的答应是我順天府的鮑岡曾在爭春園全郝鸞兄打散米家人蒙孫兄弟感情拜為兄弟准知米家人打來石敢當被頭碎而死又打死數十人與郝大哥逃出城遇高人指点今日風家在此徑遇命我在此保護風公聞言下了牲口與鮑岡見礼說道好漢來遲了使將方才小姐之事說了一回鮑岡道真上候事了

如今望盜那里去了風公道盜將小女搶往西方去了鮑岡道諒在們去不遠老谷在此少坐片時待我赶上強人將小姐奪回說罷提短棍而去那風公正在大路上幸鮑岡回信只見樹林內走出五六人來俱是隨常打扮奇了牲口喊道你們可是開封府風竹老谷家人答应是那六人下了牲口說你們奉司馬先生指点特來迎接有柬帖在此清谷觀看風公接過柬帖家人掌起燈來風公折開看時上寫道

司馬景比字字奉

岐山老先生台下啓升貧道細倫陰陽數族如此但令愛遭逢此難鮑岡只可被賊未必能救令愛日後自有相逢之日所有令塔埃有百日之難自有文士救他屈老先生同陳雷

等共去鉄球山安身湖庶不口有惠老先生着不依度後必
有候悔之晚矣情自思之至味至味

風公看或想却言司馬傲贈他三口劍往開封府尋得浮漢方才
鮑剛又說司馬先生指點今日在此救我家眷此時又是司馬傲
東帖叫我不可到湖庚去恐有灾难我想司馬先生定是个高人
但不知鉄球山是个甚麼去处不知依他東帖而行料不能候我
况又說鮑剛只可破賊不能救我女兒那鮑剛是个直漢救不回
我女定無面見我不免挑他們主意已定便叫家人抬擡而陳雷
等往鉄球山了只代後來往鉄球山手蛛蝶三開前封府之時才
有相会再说米公子善劫了小姐走了二十多里鮑成仁猛生一
計对米公子說今晚有三更时分帶到別处不便離此不遠有古

廟名破佛寺七內無僧大令可将小姐帶入寺中先成親事那風
小姐明日塞口難言天明催擡抬回府中米公子道那有在寺成
親之理豈不有犯神聖包成仁道若成親路上恐生變不如成親
事公子笑道老包我今夜成親明日看入修廟到了寺前下了牲
口家丁將拉条鋪在地下將小姐抱寺中來打手將寺門闌上站
在門口等候米公子將小姐放在毡条上此時風小姐連人事不
知渾身冰冷一共受了嗎二封馬上駢走一会田加死的公子想
費了心机捨來是死的不能成親想是無緣不若去了往外便走
只听吱啞一声米公子回头看時見小姐醒來便立住了脚那時
小姐醒來睁眼看時不像在擡內米公子上前深上下揖叫吉小
姐我米斌儀在此等了多時小姐聞言立起身來你是何人焉敢



劫我到這里我的親父母在何處好也送我回去萬事干休若不
依便鳴官究治米公子笑道說那里話既來之則安之小生不是
匪類亦不是下流之人家父當朝宰相因上年小生屢承婚令尊
不允後來將你許孫佩小生實在不悅孫佩隱匿凶人打死石敢
當南小生的家丁三十五人如今孫佩向成死罪只候洋文到時
出決令尊將小姐帶奔湖廣小生同斃成仁以倫粧扮响馬不搶
才物只搶小姐況今日乃黃道吉日小生南小姐成就百年大事
如何風小姐陶言吃了一驚大罵大胆賊盜弄得我七零八落我
父母被你算計不過方才離開封府豈知你又假大盜將我劫來
做了無法無天之事我風棲霞寧可今夜一死怎肯失持寺你這
示盜米公子道小生爲了小姐不知費了多少心機才得你到手

怎肯不成親說罷走向前來抱小姐小姐便往後退不想到下唇
邊莫外回避罵不絕口米公更近身來說莫說小姐就是小生
也不認真俯着臉去向風小姐說請小姐打小生一頓出氣小姐
此恨不啻一口吞他下肚見米公子送臉過來叫打便提起右手
恨了一声爭力一下却打着米公子下腮公子雙手捧着下腮喊
道不好了口腮又打下來了你想這風小姐是個閨中弱女有何
氣力就打將米公子下腮因手帶紗佩行定的一串八宝簪玦此
金鐲手起之時二物落在手腕之下無米公子前日下腮打了尚
未全愈又被風小姐打了兩以下腮錯下不知小姐脫得此難否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破佛寺白壁遭險

話說米斌儀將小姐兒至破佛寺燒成親事却被風小姐一鎗將下腮打下來公子捺住下腮哼身不絕再表鮑國提短棍趕來遠望高山一叢人馬鮑國大叫响馬你們往那里走呀將小姐留下萬事千休如若不依叫你燒盜難逃性命且說鮑成仁同車人正在寺門口听得喊叫只見大路上如飛的跑來一个大漢手執短棍叫道留下風小姐万事千休包成仁道事已如此快請大谷上馬焚吟道大谷在里面向小小姐成親怎好去包成仁道事已如此硬不得車人一齊將門推開又見風小姐站立一边包成仁道太谷不做聲口乱法焚吟道病發了包成仁把米公子下腮往上一湊米公子方才住來說你們為甚如此包成仁說請公子快上

上馬外面大路有一个大漢趕來了米公子听得此言使京得手是無措只得撇了風小姐同包成仁出了寺門包成仁扶公子上馬跪下山岡鮑國已离不遠口中罵道快將風小姐留下放大步趕去只隔一節鮑成仁道我哥此大漢好相爭春園占紅面漢子打散車人的黑漢子一般那家丁道快拿他送官又有家丁說動不得手我們假扮响馬也有不少包成仁說快走為少鮑國得明白膀人又多不知小姐在不在緊上趕來包成仁道你看那大漢追得甚急想了一会此人喊叫要小姐若肯他說他又不信若下言又趕來乱打倘若天明被人看見反為不美如今用計叫家人四散鮑國趕了半响見人四散趕東不是趕西不是腿又軟了米公子奇快馬已走不見了鮑國想救不得風小姐不叫持身



往六路看时风谷天人却不见了。麴罔想他们等不得先去了。代我追赶不言。麴罔到湖麻再说米公子等到天明。慌慌进城回府。进城将风小姐丢破佛寺不言。且说破佛寺东首有御林名仙人。御只隔二里多路叫莫家庄内有一破落户。此人叫莫倫自幼失母。只有一父当年家中稍可。年长二十六岁。为人奸猾。所为非礼。乡人代他起名莫上天。前日赌于输了十多两银子。四处借债。债主逼得无法。其父莫土王。只有几两银子。却不肯代。况还莫倫那了。索子到破佛寺前。昂矩路进得庙门。哭道。我莫倫命苦。今日今时是我尽头日子。此时天色将亮。尚未大明。莫倫正在落地。柳索子抬头一看。望见大屋有个交子。吃了一惊。想道。我才吊死就有吊死鬼来了。便上前大胆道。你是何人在此。勾我莫倫风小姐去。

毡上坐了。见米公子出去。一会思想自缢。忽外而一人进来。大代破帽身上破衣。手拿索子。吼七哭。进庙来。又向小姐问。里风小姐。答道。是人莫倫。道是人怎到此处。小姐道。我乃湘封府风竹之女。被奸人谋害。父母带投湖麻叔父处去安身。不料遇响马劫。我到寺求君子送我回去。自有金帛相谢。莫倫闻言暗喜。到湘封府。此三百多里。不两三日就到了。那风老必有重赏。还了车人。余下吐再时一场。真死中得活。将索去了。原来小姐失敬了。又道。小人家下不遂。小人姓莫名孝先。今早种遇人不才。愿送小姐回湘封府。小姐说到不去。湘封府请你送我。到湖麻。莫倫说。小人情愿。于是倩小姐到家下。催个丰轿。此时小姐在危急。欲要回。有米公子欲到湖麻。又不知莫倫人心何如。正是。

明知不是伴

事急且相隨

話說小姐起身即承君子相送，到家只得造府，莫倫何出此言。尾事方便，第一但是怕，恐慢說罷，將地下鋪一條紅毡，摻在手中。南小姐出了廟門，上了高岡，此時天色微明，莫倫眼將小姐一看，吃了一驚，想小姐生得如花，不若代他回去，煨他成親，不往人生一世，又想道：不好！他若不淺，叫喊起來，反為不美。前日有个算命先生，算我今年有千金，才運莫非在此人身上，不意到自家門首，將門推開，莫倫將手朝外一相，莫士王是个九流三教之人，已會意外，面有人便不作，竟莫倫道：此位是開封府風老谷小姐，被燬人劫了，在破佛寺內，及人不知去向。方才見過寺前，見小姐一人，便請到家，明日送小姐往湖廡，莫士王道：原老谷千金，小具清到。

莫倫道：我因被燬人劫了，煩令即送我到湖廡，父女園園自有重謝。莫士王道：此去湖廡七遠，小兒一路不便，老漢在家沒事，一同送小姐，况何小道老伯若去，更厚。莫倫就去收拾一宿，已過次日，天明莫倫父子備辦，早反風小姐用過，道昨日老伯几時起身，送我到湖廡去。莫士王道：不瞞小姐，此處去湖廡三千余里，兩月方到，約費用五十余金。老漢要想與朋友相借，小姐暗想：莫家父子如此貧寒，怎備游坪多良子？若我入外恐生不測，想了一会，想別的東，當不起，良不如將孫郎，聘我這對金鐲，取下了，早上起星，就在手上，將鐲取下，不意兩泪汪，心傷心起來，暗想：当初孫郎定我，只望天長地久，永帶此鐲，不料禍起，如今孫郎身陷園園，又不知何日得脫，此難此時，無奈只得棄了此。

錫到了湖鹿命人來取將物放在棹上說到老伯我想一時難借
良子不如將此錫去當凡十兩良子早七起身庚士王依便叫規
子去當小姐說君子此物只可當不可換莫倫允諾拿街上三友
不值二女換了七十余兩良子就淘了賒債買了凡件衣服備了
行李又叫人寫了一法假票回來交與小姐小姐收了此金銀要
孫佩用封府灾滿方歸小姐後活不叙莫士王一連收拾三四日
催了丰子起呈夙小姐見莫家父子初白放下了心准知他父子
拐至揚州將小姐賣入煙花按下不表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紫霞拜赤繩聯姻

不言莫家父子送小姐往湖鹿去又表郝鸾自開封府與鮑同分

別得了司馬傲東帖往浙江而來想到司馬先生曰我到杭防得
好漢方可救此兄弟况杭州又風所在那里有好漢一日到了杭
州天色已晚想道我母旧是好漢头的今晚去恐不恭不若下了

寓所明日再去只在前面掛着燈畫了公文下處郝鸾走進向里
面有人小二忙來迎道谷可是下店的郝管道是便把行李交與
小二小二掌燈引郝鸾進門只見僮上坐着二人面如醜狀似
珠砂头花布手巾均一夫金釵时二三月天氣微拂身着青布箭
衣大紅襪褲旁邊爐一个小便斟酒那漢了鬼了郝鸾並不起身
郝鸾思想道這狗太無礼忍了氣同小二小棋來小二將行李放
下点了燈跑下樓取盆塊水洗面郝鸾洗了小二又那茶來放了
一个破碗郝鸾又思了氣小二拿了号篋一枝筆上來清問谷云

姓大名那里人氏郝道向恁的小二道奉上司行文兩店來
往客商俱要上号每月初一十五到與內去對恐有來歷不明店
家有千條故要開姓名郝道見他說得有禮道我乃洛陽人胡士
信小二不知其意罵了送付那大漢去了便送反上來郝道見是
火米反一宛豆腐罵道這不決死的答到此該煮白米反大與夫
內好酒難造谷不把平角你小二笑道說差了東邊有店西邊有
店那此店才有真肉好酒白米反我店內只這樣開日難賬還要
白良二兩那時於你出門郝道听了就將這些丟將下去把小二
打了一下小二負痛下梯喊叫我去把大谷清來郝道就請金
剛合也不怕小二跑至藍面大漢前說小人被惡漢打傷請谷出
氣那漢問道他因何事打你小二道人要白米好肥肉大與小人

回算有此就大怒損了物件打小人不說連你都罵了那漢聞言
方怒道這狗大大胆遂去至樓下罵道那里來野漢在此胡行敢
下來打郝道已知藍面大漢把衣角札好擬去樓前那漢道你敢
上前來郝道道我便下來將扶手用力一擡認是那漢打來那漢
側過郝道飛空跑下那漢搶一步至郝道而上一拳打來郝道側
過幸右手止那漢火上一下那漢奮身跌倒郝道正要赶上再打
那漢用手求要打小弟得罪兄可是洛陽人郝道便住手那漢陪
笑趨清到後面少叙郝道說你想誘我進去添些打手我也不怕
那漢道豈有此禮就全那漢走到後面却是三間小房子收拾手
爭擺了許多軍器桌椅那漢換了衣服兩郝道見禮已畢問道若
姓共弟實名教郝道道在下洛陽人氏姓郝名道字路風那漢說

原來孟學君小弟得罪郝鶴道是下姓正名淮清教那漢道小弟
姓陳名雷字霓霞山東東昌府人世人見小弟粗俗起下一个号
值年太甚不知兄到此何事郝鶴道父母双亡家業凋零前日母
旧着人喚弟今日所以到此陳雷道令旧大人高姓郝鶴道曾做
經受大元帥因老香假陳雷道莫姓吳漢谷也郝鶴道正是陳
雷小弟久慕吳老谷大名未舍過就喚小二取些酒肴二人暢飲
郝鶴道道只因小弟接了夙老谷家書上山之后才到杭州開反
店坊好漢是安匠后各言心事一宿已過次日早晨郝鶴道身別
了陳雷弟店門往吳府而來向到吳府門首看了府門高大對
面正壁八字牆門內放二法大橙上上坐了十兄个家丁其上
威武郝鶴上前問這里可是吳老谷府中家丁答道正是尚他怎

的郝鶴道煩你通報一聲說我是洛陽人郝鶴特來看望老谷的
印有个老家入曉得郝鶴是老谷的外甥却不曾舍過便起身說
莫非是姑太太公子麼郝鶴道正是車家一齊站起來說道小人
們不知大谷到起罪郝鶴道想你無罪老家丁道請大谷到所上
少坐庄時老谷出來再清相見那家丁進內一会說老谷清公子
后堂相見郝鶴便走至后堂只見母旧上母俱在堂上便捨步上
前双膝跪下二位大人在上愚甥拜見吳公双手扶起道一路凡
霜只行常相夫人道九年不見如此長成人了郝鶴又南表見礼
坐下說道愚甥自幼父母双亡家業凋零少來向安望在起罪夫
人道自離姑娘之后叫我已日思今日你方來此不要回去在衣
這單况且我病你母旧年紀已老將來無人倚靠終是外甥也同



兒子一樣郝鸞点火說送命叫了婦女捧茶求又擺反用送郝鸞
叫字丁到陳雷反店取行李当晚飲酒談家務吳公夫人多房
收拾床帳請郝鸞安歇原來吳公夫婦所主一女小名若蘭年方
十大尚未字人只因容貌端莊詞賦件件通人吳公夫婦愛
如珍室要擇乘右方偶吳公病郝鸞正在書房談話忽有家人報
道公子柳公子來吳公道請他二人進來對郝鸞道二人在外遊
幸今日方回二生頗有才幸旧岁入了賢門不一時二人進來前
面一人头戴方巾身帶天藍冠下朱履面印傳粉年不選二十後
面一人女帶武巾身帶大絨足下朱履面印傳粉年不選二十後
老年伯在上小侄特來候見吳公道竟姪常禮畢向此位是
淮吳公答道舍外甥姓郝名鸞常柳二人又指郝鸞見禮方才坐

下吳公指道此位姓常名讓号此云乃吏部右侍郎如春之子這
位柳姓縉名号縉之乃兵部左侍郎逢春之子各人談了一會只
見家丁稟道柳公來了吳公道請進對郝鸞道因他自幼在我家
來往如今不好阻他常讓道切時回還甚重目下隨門下客習
了滿口流言柳縉道我們談得有甚厭物又來了正說不了史通
道外叫道老伯小侄史通來了郝鸞把史通一看只見头戴道冠
巾身穿元色足下朱履兩袖相彷彿后跟一个門客代鴨嘴
巾身穿大藍却也不像史通見常柳二人笑道原來三兄在此不
知几時來的就瞞我到老伯府上柳縉道小弟二人外來尚未拜
府史通指吳公見禮問道此位是何人常讓道乃是老伯外甥史
通亦指郝鸞見禮問門下客姓刘名棟亦各見禮已畢史通老舍



賧坐下說道小姪亦在老伯教下非止一日今日難得常柳二兄
在此況且郝兄又是初至不論殘酒殘肴願領一杯當時南劉棟
坐下酒至數巡史通通道二兄遊學未曾知小弟坊得遊學常賧道
小弟冒師坊友多習正道這學小弟不知史通通道你二人又推托
了想是老伯在此你莊老實說道小坊得之名聲生得干校百媚
兩服令人魂消明日小弟作東請郝兄南二位同樂一番有何不
可郝君想母日之言果我不謬這史通真不成人市他交而無益
呈只見史通出言不遜又不好当面說他便起身身上有些不悅
要丟店堂安歇你們在此少坐片時史通大喜道既如此老伯
情便安通見吳公去后便將他花柳中妙處長短說個不了
常柳二生耐煩不住說道小弟今日方回恐老母在家思望不能

奉陪史通見他二人告辭便掃了吳公不好留他只得起身敢去
郝君送他們出府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吳經畧奉旨伐寇

話說常賧離了吳府對柳洪說我看郝君見到十分義氣我等正
說得高興却被厭物炒吊了明日我家沒个香案向郝兄結金甯
不知兄意如何柳洪道弟也自此意須悄悄地把郝兄情來瞞了
那厭物計已設定叫家人如此如此備他各回家去了再說史通
南劉棟吃了几杯酒真有些情却被常柳二人告辭劉棟道大眷
可知常柳意思史通通道不知劉棟道大合說話常柳二人秋眉木
展兩人丟眼色出門之時又同家人說話史通通道他人為何厭起

我來到棟說門下涼棠柳明日必請郝兄飲酒六谷南門下再去
同他一論史通說有私朋日定去再說郝鷺見常柳有請便來店
裏吳公說常柳二人相請愚甥明日要到他家飲酒不知母弟意
下如何吳公道若是常柳二人請郝鷺可去下次不必告我但史通
那个畜生不可同他來往郝鷺道道命吳公設宴皮堂南夫人郝
鷺同飲談些家務又說道老田只生你表妹一人極堪貴了許名
心止有常柳二生中我之意柳鷺已有岳家常儀尚未聘定我欲
將你表妹訴他無人作伐幸得你來可以從中說合郝鷺道常儀
果有才孝明日愚甥與柳洪茂中說合郝鷺辭了吳公夫人回畫
房安歇次日天明常柳二人悄悄看人來馬郝鷺便取了几件新
衣帶着家丁往常府而來到了當府家丁通報柳洪先到二人出

來迎接到大廳見禮已畢常柳二人昨承兄有老伯雅愛郝鷺道
不恭何勞稱謝萬儀道史通那厭物所以得罪柳洪道小弟欲此
應請兄結金蘭不知多意如何郝鷺道弟乃山野匹夫既蒙雅愛
敢不從命常柳二生見郝鷺死了心中大喜叫家人擺上香案叙
了年庚郝鷺長常儀二柳洪三誓同生死拜畢起來郝鷺又到后
堂見常夫人常儀道今日本往請郝兄飲酒大所才是恐然物君
來不若請郝兄到柴霞軒叙談郝鷺道常柳二生走進杆來一語
是个小比花園栽有奇花異果当下三人坐定家人擺上酒肴飲
了一会郝鷺道今日主公二位貴弟實乃天幸我意欲煩柳鷺弟
代舍表妹作法而常儀弟往來不知主意如何柳洪道極妙常儀
道不敢高板柳洪道仁兄不必根辭待明日小弟同郝兄面會年



伯一言為定三人正在兒活門公進來稟道史相公同刻相公來
了堂讓道你怎回他門公道史相公向老叔你相公可在家老叔
回他在家史相公又向郝相公柳相公向在這里老叔回他在叫
常裏大怒老叔才該回他不在家才是居言未了只見史通同刻
棟外面走進六叫道小第有甚不是三位兄就不接帶常讓道非
是小弟不來相請只因郝兄偶志光降小第不過平常小飲並老
往客之禮故未奉請得罪史通道如此說來小第陶席了又向郝
齋道勇日舍下還要恭候說罷坐下家人添了杯快史通也不請
聲就吃个不歡那郝齋柳紳心中十分厭他史通二連飲酒十多
杯方才說道郝兄忙河南來尚未游个西湖明日小第作兒將杭
州有名妓女帶入舟中游玩有何不可郝齋道成出外之人不喜

名皮喜的英女史兄道酒不我人七白醉色不迷人七白迷恐見
了妖燒不是這說了郝齋將臉一變常讓見郝齋不言止住了史
通口柳紳便說史兄莫怪小第多言今日蒙常兄雅愛你我都是
多香一脉當博父才况郝兄是忠孟的何必痛念八事史通大怒
准是忘八我同你世交因何罵我同你上明倫堂說理常讓恐弄
出事乘說道柳兄說忘八你未听清圣人云一日宿娼忘了孝弟
忠信礼義廉恥為忘八不要錯怪人刘棟道大谷休怪柳相公史
通道直我唐突得罪柳兄罰我三杯郝齋說恐用父在的勇日再
謝罷常柳道請再飲几杯恁勿七而行史通道想是厭我郝齋道
豈有此理当时五人出了大門一拱而散且說史通同刻棟回到
有已及房說道今日他三人實七厭大谷何必由他們來往史通
爭春園二卷

依允再說柳姓次日到吳府說親吳公大喜當便擇日行了聘禮
一日吳公與刺查常柳二人在文房閑談忽有報逆啟老谷高陞
文武各官在址新聞候老谷開陳聖旨吳公吃了一京聖旨來為
何老夫久居林下又無過犯常柳慌住一推刺查道再旧不必京
到址新聞接旨再作道理吳公進內與夫人小姐說知換了朝服
帶了家丁刺查三人亦隨行至址新聞文武欠身說候大人多時
吳公便上亭來只見亭上擺列香案欽差立在上面吳公二十四
拜文武俱府伏沼曰

朕聞安邦之國武臣之力及臣之才今有登榮華處海寇犯
界民不能安得將莫敵朕思卿可當此住欽封經畧大元帥
兵部侍郎提調松鎮人馬統大軍征伐有功班師陞賞欽哉

吳公山呼謝恩欽說奉兵府師印吳公接了將聖旨供案上就甫
欽差各官見禮曰畢便先差家將吳龍領了令前飛奔松江調兵

二十五萬在西路候又差家將吳約領了令前到京口調兵二十
五萬令合江人馬西路等候不言再說文武清欽差到鎭賢安歇

吳公告別回府刺查接羞大喜夫人小姐道喜參上榮陞此去旗
幟得勝屢到成功吳公道三日後起呈当晚吳公與刺查夫人小

姐后堂飲酒說我今征寇由資甥在此却也放心只是不放心史
道你却不知這前史儘明原相好因他拜在米相門下我就不肯

他往來鬧了凡場告病歸家史通假言父命娶你表妹如今見許
常生懷恨在此如今遠出資甥依我三事不可再史通往來一件

早着常生匪亲二件你旧母年老無人侍俸你可娶一房妻室以

受家園母相心母百年之後也噴目了不流吊下泪來却道送
命三事料經愚甥亦來登州稱助母旧成功吳公道你亦將門之
後並决出乃皇家各自悲傷不能飲酒收了席面次日吳公備禮
送了欵差常柳二生備席送到常生上前施禮恭喜岳公恭征小
婿岳大人餞行吳公說多承齊塔柳生上前恭喜道小壯壯禮當明
日恭此恐宿父明日五鼓起馬故同常兄特來餞行說罷各上奉
杯只說那外成湖友俱恭賀餞行吳公一概辭謝飲到口暮二生
別去吳公回道后堂命隨征家丁收拾軍器匹馬等件又備了香
烛拜別祖先然后吩咐夫人小姐一番次日五鼓三声炮响吳公
起馬帶了四十多名家將乘馬出城文武送至十里長亭告別却
齊同常柳二生送五十余里告別欵差回京去了吳公西路各

兩枝共征寇去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常公子邀友遊湖

話說却道常柳二生送了吳公回進城中他三人朝夕不离一
日柳姓道老伯去半月有余府中事務料理明白欲與郝兄一飲
常儀道却兄到丑二月余尚未遊過西遊問日小第作東請郝兄
到湖心亭一着遊那厭物二者盡我們與豈不美哉二人來約郝
寫却寫道愚兄送命明日負弟先在湖心亭等我我随后來他不
知道正言之間忽見家人來報却寫心中一愁常柳便往後走
家人說不是史相公是那開及店姓陳的却寫道快倩他進來對
常柳道這姓陳的很有義氣明日可約同遊西湖這陳雷見却寫

逃氣之人吳公在府不敢引見暗地來往几次今見吳公遠征故
來相望却道請他進所常柳三生見他生得凶惡吃了一京陳雷
道少來問候兄長恕罪陳雷又問此位是誰却言一一說了陳雷
道乃兩位公子小弟失敬二人見禮已畢却道明日常柳二貢
弟請我遊湖資弟若閑同去陳雷道小弟山野之夫怎陪二位公
子常柳二人道陳兄乃當世英玄小弟們乃又懦却兄每你陳兄
又俠正欲投做今早駕臨天賜奇逢陳雷道公子不弃小弟領芳
却道吩咐辨席四人暢飲黃昏方散次日常襲叫了船隻看人悄
悄的清初得陳雷先登舟到湖心亭叫店家備酒席等候却道再
探却道在家料理些家務再夫人言明中了出童出了城門催船
往湖心亭來只見速人不絕東拉杭州西湖天下第一勝景正想

之間忽見對面來一隻小船中船坐一人面前擺列肴饌一个大
碗一盞酒獨自叫飲却道竟晴一看吃了一京你道那人怎生行
扮

相貌希奇眉中長帶柔氣胸藏俠義腹中單愛英玄鬼眼金
睛光尤閃燦行黑暗如白晝鶴膝猿背身快似風輪活
因扶危所伏才鷄鳴狗盜味并除惡不讓那聶政吉諱独坐
船中如馬踞獅眉仔細似凶神只因并党迷真生降下台垣
地賊星

刺鸞見那人生得奇形怪狀滿面杀气屋兩眼如炬更那人亦看却
道生得面如重棗兩道濃眉兩人对看多時晴也不轉不亮兩船
擦過却道見那人生得異相俊叫稍公由我把船名回意欲赶上

那人細看一番那船亦依田搖回立在船头上郝鸞亦出艙站年
外面對面擦邊過了半里郝鸞道還到湖心亭稍公道細公如何
作戲郝鸞道我多雨你九分良子稍公將船搖往湖心亭那船了
搖來郝鸞想那船上漢子生得如此異相必是英公之士想了一
會司馬傲東帖言若要救孫佩必得異奇人叫我商開封往浙吳
寧寧果是口天如今已查信一何舟中巧遇異奇人莫非立在此
人正想之間听那船的稍公叫進祿官姓郝望進祿見有人叫他
抬起來來是姓大郝我同大谷往湖心亭郝鸞問進祿那个船家
你怎得進祿道他上一年曾在府中郝鸞道站在船头你可認得進
來道認不得郝鸞也就罷了想起此事鮑固不知云向孫佩又在
寺中不竟已到湖心亭郝鸞只得上岸那常漢三人起身來迎悅

小第們替多討了郝鸞道有事來遲甲人上了亭子坐下小二擺
下酒肴四人暢飲不言而說郝鸞在舟中遇那六木城人氏姓馬
名俊字南昌傳名雷光日因他公跳世人多叫他玉麒麟自幼父
母双亡遺下產業有當他结交天下好漢不竟一貧如洗忽一日
來了一位道人對馬俊說貧道待你法術偷大戶不義之才來與
壯士叔為度日二來可以濟貧不知壯士可否為俊道家老師捐
示教不費力得良拜週濟貧人今日無事催了船到湖心亭
俊試了不費力得良拜週濟貧人今日無事催了船到湖心亭
來才見郝鸞心內想了一會那人必非杭州他兩眼看我可惜未
向一言遂向稍公說方才脫活小使是誰家的稍公道就是前月
奉旨征海寇吳老谷府中的馬俊道那紅臉人是府中何人稍公



道是吳老谷外甥此人有名望他父曾做鎮展將軍父母双亡擇
金如土將家傾了姓郝名鸞字路瓜世人稱他孟崇君係洛陽
文武全才來到此處本城好漢去請我為僚想了呀常聞朋友
說洛陽却查吳不好漢今日相逢果不負今晚三更前去會他
上方知我有手段把了船舟上岸去了再說史通因劉棟已討還
未來史通悶了一人走出到柳門首向你家柳公那里去了門
公道常相公情去史通又跪到常家門首向柳公來否門公道
未來史通不信四處尋了想定去吳府了又到房府來不問門公
竟自進花匡東法西望無一個人影坐在房床上不意因倦睡
着了且說小姐身著貼身丫頭秋香至園中見一玉生酣睡想
道常姑谷到西湖遊玩在此睡下細一觀面貌不差想姑娘過

門定把我暗送姑谷生得風流若持奴為側室不往人生世今
日弄人不免進去

第十二回

時理謀姦身受辱

話說秋香走進房把花放在果上就伸手史通面上輕上下
說凌冬人不念我在打肚史通正在朦朧被秋香打醒京出呼來
說是誰打我秋香見是史通往外便走史通見秋香有幾分才
上前問道因內去人夫綠榛巧秋香滿面通紅說見相公睡此時
恐我太谷回來故情相公醒來因何亂說史通笑道這是姐上送
來一把把定秋香秋香道快丟手不放手我就喊叫史通如何肯
听心生一計說小姐著人罵我今夜太谷不回晚間伏侍小姐暗

你無人知竟豈不為美史迎說你哄我秋香道恁肯說言更通收
手秋香番脫去了史通出了花園歡喜去了回過三屏用過年反
太阻過山又跪在吳府來等到黃昏不見秋香出來有二更時分
也不見來又會月色黑同上房不亮身子倦了伏在几上睡了
不言且說郝鸞船到淡邊已時一更時分郝鸞道三位不必回去
到舍下吃茶味雷常柳三人來到吳府多董挑燈到房忽听上
房呼上氣出柳道何人在此睡董道將燈一上常應道主厭
物好不條面得不看我們吃酒就在以老实等郝鸞見史通使用
手搖他肩史通正相思夢猛京醒來把郝鸞一把抱住亲了一嘴
說姐上真信人也郝鸞奔起右手史通臉上打了一个耳內專
上的乱响跌在一边睁眼二看見常柳二个还有一个大漢不敢

開口郝鸞道小弟平日未曾兩狗头作戲史通道小弟唐突犯
罪常讓那有平白亲起人的嘴柳道他还说姐上真信人必送
官方可陳雷道不要送官打他一頓不怕大耗郝鸞道我那有工
夫打這狗头叫家丁打他去童跑到外面叫了家丁進來說大谷
喚小人有何分咐柳緒說史通黑夜入花園非奸即盜打這狗头
叫他抄出家丁奉命个上轉輪敲打上得遍身皆傷史通說我抄
了常柳二人上前止住家丁說史通是个世交放他去罷郝鸞不
允史通批了因昌三位在此打托遇了秋香約我今晚不期撞了
三位仁兄恕罪郝鸞秋香可來史通道未來郝鸞道田父待你不
情你反起邪念其罪難免史通道小弟再不敢到此了常柳二人
討情郝鸞說貫他罷常柳二人分付家丁放他去了史通跑回家

中換衣洗臉身正疼痛想明日他們將此事傳出去有何面目在
杭州城不日到家任上用計害他以報此仇正是

恨小非君子

無毒不丈夫

分付家下收拾行李明日五鼓起身到了四更辭了母家往京都
去了劉棟次日所史迴走了將房子變了帶妻亦同投京跟史通
去了且說郝宜活住花園內首只見東首跪下一个大漢到前双
膝跪地说郝大谷救命郝宜吃了一京細把大漢看了說好漢這
起有何冤屈叫我救命郝宜說清大谷到寓所一一奉申便叫
家对三位說我救來同家丁掌燈出了花園去了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伏义医瘡遇異人

話說郝宜同那人走了半里到一寓所只听有人大叫痛杀我
那漢子清郝宜坐下便拜郝宜說起說足下姓甚大名有何冤屈
清我郝宜起身道小人東昌府人自幼父母双亡生我弟兄二
人姓周名尤只因人見我黑取名鉄判官我兄名順只因生得面
紅人取名火判官前月离山東仿友我兄肚下生了一个大瘡有
口耳眼鼻生不治調此名人名瘡忽一日來一个道人我去求
他道又道有藥能引小人十分哀求道人說此百日瘡過了百日
其人必死我出家人方便一二說城內吳府有一紅面人姓郝名
鸾可求他有泉劍為引可立刻全愈小人等了两天今日才遇郝
鸾道有劍做誘因在悅道人交藥與我說此帖取用郝鸾便叫家
丁取劍又將柬帖看了叫周尤取炭火又取陰田丸用水和得不

乾不濕又叫周在扶令兒起來郝鸞進房遂將刃筋扶在瘡上留
嘴在外郝鸞將劍掣出金銜眼目將劍光燒細紅對瘡口插去听
得哈喳一声臭氣難當听得周順大叫快哉呼也睡去疤落下如
鬼臉一般郝鸞分付理了周道明日才來叩謝郝鸞道暫別呼
家下帶了劍掌燈回到家中陳雷常柳河道原故郝鸞一一說
了陳雷听了周順見他弟兄自幼南我相交本山東好漢不料他
來尋我郝鸞道約他已今明日一合然後三人告別各自回家不
表郝鸞來至后堂夫人已知打史通請去医病說方才將吞香打
了郝鸞亦將瘡事說了凡旬到去房去了東燭独坐前上后也想
得煩惱便彈劍作歌曰
赫也怒氣冲香漢心事兒向淮談恨不平且把匣中寶劍彈我也

曾鈞西瓦渭水寒我怎肯李管人難何一日見青天作一番吐氣
揚眉那时节方显男兒漢

右調西江月詞

歌畢將劍入鞘听得門响一声郝鸞向是淮岳人答应又听弹了
两下掣劍在手開了房門跳出來四下一望方才分明是人就不
見了沉吟之間只見花架下一人做賊的打扮郝鸞趕去那人就
跳上屋去了郝鸞吃京指道快也下來免我取劍那人道你方才
想我上來又拿劍嚇我郝鸞定睛一看好似船上那人便道可是
今日遊西湖的那人道也郝鸞道晚間到此莫非窃衣服那人
笑非也聞你大名特來会你郝鸞想這個人必有手段或救得孫
佩便道既会我請下來那人道試你胆量如何可把寶劍收了那
人從屋跳下並無响声到去房見礼已畢郝鸞奉茶說氏姓大名

怎忽得我那人道因日間在西湖偶見防知來渴在下本城人氏
生為名俊父母双亡结交四方豪傑家業水消偶遇道人信了小
弟釋身之法做了不要本只賣取惡人之才以當算人江湖上人
見我身輕叫玉蚨蝶又曰我自有光叫電光目為俊又將平日杀
人放火之事洗了一番迦鴛听了却是京嘴想為俊所做之事可
以救得孫佩司馬徽之言莫在此人開口道為兄加此仗又有眼
不識怨罪為俊道子弟下等之人承兄抬愛却道明日有九伍
山東朋友屈兄來會為俊道性命奈何茂屋上家恐敵若使笑明
日走大門而進方成道理却道此時門戶已閉如何是得為俊
道曰路來旧路去却鴛仁兄不必失信為俊道不必叮嚀出了又
房將身披上房屋一拱而別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錄終

所
圖
書

